

18岁那年 发生了什么

〔美〕凯瑟琳·格拉斯哥 著 潘艳梅 译

GIRL
IN PIECES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18岁那年 发生了什么

〔美〕凯瑟琳·格拉斯哥 著 潘艳梅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8 岁那年发生了什么 / (美) 凯瑟琳·格拉斯哥著;
潘艳梅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500-2514-1

I . ① 1… II . ①凯… ②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7905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7-0503

GIRL IN PIECES by Kathleen Glasgow.

Copyright © 2016 by Kathleen Glasgow.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ssie & McQuilkin Literary Agents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18 岁那年发生了什么

SHIBASUI NANIAN FASHENG LE SHENME

〔美〕凯瑟琳·格拉斯哥 著 潘艳梅 译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出 版 人 | 姚雪雪 |
| 出 品 人 | 李国靖 |
| 特约监制 | 王 瑜 |
| 责任编辑 | 杨 旭 |
| 特约策划 | 王俊艳 |
| 特约编辑 | 王俊艳 |
| 封面设计 | 林 丽 |
| 版式设计 | 王雨晨 |
| 封面供图 | 站酷海洛 |
| 出版发行 |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|
| 社 址 |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mm × 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9.75 |
| 字 数 | 245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0-2514-1 |
| 定 价 | 39.80 元 |
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52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致我的母亲 M.E.、妹妹维西





第一章



01





居此躯壳，我永不能赢。

——贝利乐队《星》



就像格陵兰海豹的宝宝一样，我浑身都是白的：前臂被厚厚地包扎起来，跟球棒一样重，大腿也紧紧地裹着，白色的纱布从短裤中露了出来。短裤是护士阿瓦从护士站后边的失物招领箱里拽来的。我就像个孤儿，赤身裸体地来到这里；我就像个孤儿，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，被人留在了地区医院的草坪上，用床单包裹着，身体渗出的血染红了床单上的花朵。

发现我的那个保安有一股薄荷香烟和淡淡的机打咖啡味，他的鼻孔里有一撮卷卷的白色鼻毛。

他说：“我的天哪，小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我的妈妈没有来认领我。

不过，我记得那天晚上有星星，就像天空中撒了盐，就像有人用搅拌器搅着，溢出的盐撒落在漆黑的布匹上。那出乎意料的美，对我来说是多么有意义。我当时想，这是我死在这片阴冷潮湿的草地上之前，能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

这里的女孩总想让我说话。她们想了解你的故事，要当早间新闻吗？

跟我讲讲你的事情吧，蜗牛。

我每天都听她们的故事，集合时听，午餐时听，做手工时听，晚餐

时也听，永无止境。她们吐出的那些话，那些黑色记忆，让她们无法消停。故事将她们生吞活剥了，把她们的内在翻到了外边，让她们无法消停。

我把自己的言语切割出去了，心里装得太满太满了。

我跟路易莎住一个房间，她比我大，披在后背的头发就像一片金红色的海洋。她的头发实在太多了，用发带、发圈、发绳都没办法扎起来。她的头发还有草莓味，她比我认识的其他女孩都好闻。我可以永远闻着她的气息不厌倦。

我刚来这里的那一晚，她掀起衬衫打算换睡衣时，那疯狂的头发像防护披肩一样落到身上，这时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所有的疤痕，我艰难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别害怕，小不点。”她说。

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，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有着跟我一样的皮肤。

每分每秒都是安排好的。我们六点钟起床，六点四十五喝温热的咖啡或掺了水的果汁，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把奶油芝士抹到纸板箱味的百吉饼上，或是将白鸡蛋推进自己口中，要么就咽一些粗糙的燕麦片。七点十五，我们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洗澡。浴室没有门，浴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不是玻璃，让你的脸看上去阴沉沉的，而且，刷牙或梳头时，镜子就消失了。如果你想刮腿毛，会有一个护士或护理员出现，不过没人想刮，所以，我们的腿跟男孩们的一样，毛茸茸的。八点半我们集合，故事就在这时溢出来了，眼泪也溢出来了，有些女孩大喊大叫，有些痛苦呻吟，只有我就那么坐着，坐着。那个牙齿坏了的年长女孩——布卢，真可怕，她每天都说：“今天可以说话了吗？安静的苏？今天我想听安静的苏说说话，是不是呀，卡斯珀？”

卡斯珀让她别说了。卡斯珀让我们深呼吸，像拉手风琴一样把手不断往外伸，伸，伸，然后再往里推，推，推，再往外拉，拉，拉，精力全部集中在呼吸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感觉好点呢？集合后就该吃药了；然后是静修时间，后边就是吃午饭、做手工；紧接着是个人会话时间，这会儿你跟自己的医生坐在一起，可以再哭一哭；到了五点钟，就该吃晚饭了，那种不烫口的食物比中午多些，布卢的话也更多了：你喜欢通心粉和芝士吗？安静的苏？这些绷带什么时候拆，苏？再往后是娱乐时间，娱乐之后，可以打电话，这时哭声就更多了。

之后就到了晚上九点，又该吃药了，然后睡觉。女孩们对这一安排怨声载道，食物、集合、药，所有的一切，不过我不在乎。有吃的，有睡的，在暖窝里头，很安全。

我的名字不叫苏。

延斯喜欢吃地笑，细枝条一样的伤疤纵横在她的胳膊和腿上。她穿着闪闪发亮的运动短裤，比任何人都高，杜利医生除外。她在米黄色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运一颗看不见的篮球，投向看不见的篮筐；弗朗西是个人肉针垫，总被编织针、棍子、大头针，各种能找到的东西刺破皮肤。她的双眼充满愤怒，她在地上吐痰；萨沙是个装满水的胖女孩：集合时哭，吃饭时哭，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哭，眼泪永远也流不完。很明显她是个自我切割者，手臂上留下了交叉的淡淡红线，不过她不会割太深；伊西斯是个自我焚烧者，手臂上有疙疙瘩瘩、土墩一样的伤疤；人们在讨论绳子、表兄弟和地下室的事，但我把自己隔离起来，打开了内心的音乐；布卢是只带着伤痛的别致鸟儿，各种伤害都沾边：坏蛋爸爸，冰毒牙、烟烫的伤痕，剃刀划的伤口；卡多斯穿着奶奶家居服，她的拖鞋臭熏熏的，身上有很多踪迹可以追寻。她的伤口都在内部，与她形影相

随。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跟我们在一起，但她确实在这儿。晚餐时她把土豆泥抹在脸上，有时会毫无理由地呕吐。你知道的，即便一动不动，她的体内也是千翻百涌，那可不好。

我在外边认识跟她一样的人。我要跟她保持距离。

在这个该死的地方，我有时觉得没办法呼吸，胸口像有沙子似的，对眼下的事情总不太明白。我在外边待太久了，太冷了。我不认识干净的床单、香香的床罩，还有自助餐厅里摆在我跟前的食物，暖暖的，像魔法变出来的一样。我开始惊慌，颤抖，喘不过气来，缩到房间的角落里。这时路易莎会朝我紧紧地靠过来，呼到我脸上的气息有股薄荷茶味。她捧起我的脸，即便这样还是让我畏惧。她说：“小不点，你跟自己人在一起。”

房间里太安静了，所以我踏入了夜间的走廊。我胸口疼痛，移动缓慢，一切都太安静了。我用一个手指在墙壁上走动，一连好几个小时。我知道，等我的伤口愈合，不吃抗生素以后，他们就打算给我吃安眠药。但我不想吃，我需要保持清醒和警觉。

他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，可能会到这里来。

路易莎就像个女王。此刻在这儿，永远都在这儿。她跟我说：“我是第一个到这儿来的女孩，一开业就来了，天啊。”她总是在一个黑白色的作文本上写东西，从来不去集合。大部分女孩穿瑜伽裤和T恤，穿一些肥大的衣物，只有路易莎每天都盛装打扮：黑色的紧身衣，闪亮的平跟鞋，二手店里买来的四十年代迷人连衣裙。她的头发总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收拾好。她有几个手提箱，里面塞满了围巾、薄睡袍、奶油色化妆品、血红色的唇膏。路易莎就像个不打算离开的访客。

她告诉我她在一个乐队唱歌。“不过我紧张，”她轻声说，“这个问题成了绊脚石。”

路易莎的肚子上有同心圆状的烙印，手臂内侧有根须一样的线条，双腿烧伤的痕迹刻成了整洁的图案，背后满是文身。

路易莎把她身上能用的空间都用完了。

每次集合，卡斯珀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。手风琴呼吸练习、伸展脖子、够你的脚趾。卡斯珀纤细柔软，穿着带小精灵的木底鞋，鞋跟没什么声音。其他的医生都穿着铿锵有声的尖鞋，制造很多噪音，在地毯上走都有声音。卡斯珀面色苍白，双眼又大又圆，而且非常蓝。她没有凹凸不平的棱痕。

她四周看了看我们，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你们的工作就是自我调整。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，对吗？”

她的意思是：目前我们全都像屎一样。其实我们都知道。

她的真名并不叫卡斯珀^①。她们那样叫她，是因为那双大大的蓝眼睛，而且她非常安静。她就像个幽灵，有时一大早出现在我们床边，来取记录表，温暖的手指从我的绷带边往下滑一寸左右，来摸我的脉搏。她低头看着躺在床上的我时，变成了可爱的双下巴。她就像个幽灵，会突然在走廊里出现在我身后，我惊讶地转过身，她笑着说：“你好吗？”

她办公室里有个巨大的储水池，里面有个又胖又迟缓的乌龟，不停地划啊划，划啊划，但几乎没怎么前进。我会一直看着那个可怜的蠢蛋，看上几小时几天，发现它对那项毫无意义的工作真是耐心得出奇，因为它好像一点也不想快些从那个储水池里出来。

我看乌龟时，卡斯珀就看着我。

① 卡斯珀：动画片中的一个精灵。

卡斯珀的味道很好闻，她总是干干净净的，衣服发出轻柔的沙沙声。她从来不抬高声音说话。萨沙抽泣时，她按摩她的后背，按得太重，让对方哽住了。她会像个守门员似的用胳膊抱住琳达、凯蒂、卡多斯，就好像有坏人要冲进来似的。我曾看到她在布卢的房间里，那一天布卢从妈妈那里得了一大箱书，卡斯珀拨弄着那些平装本，朝布卢微笑。面对那个微笑，我看到布卢融化了一点点，只是一点点。

卡斯珀应该有孩子吧，她要是我母亲该多好。

我们从不会身处黑暗中，每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有光，下午四点砰地亮了，早晨六点再砰地关掉。光源不大，但很明亮。路易莎不喜欢光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她一定要把沙沙响的遮光窗帘紧紧拉上，将旁边办公楼的黄色光晕挡在外头，还要额外用被子蒙住头。

今天晚上，她刚睡着，我就踢开了被子，把帘子拉开了，或许我是在看盐一样的星星吧，我也不知道。

我一边看着那堆东西下头像肿块一样静悄悄的路易莎，一边在金属马桶里撒了尿。在那面古怪的镜子里，我的头发就像蛇一样，我用手指揉了揉那堆纠缠打结的骇人发辫。我的头发好像有泥土、水泥、阁楼和灰尘的味道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

我在这里多久了？我好像想起什么来了。

一个地方，一个黑暗的地方。

走廊天花板的光就像明亮的长河。我一边走一边往房间里偷看。只有布卢醒着，借着亮起的光源，一直在看她的平装本。

没有门，没有灯管，没有玻璃，没有剃须刀，只有可以用勺舀的软食、温热的咖啡。在这里没办法伤害自己。

我觉得烦躁不安，丢了魂似的在护士站等着，同时用手指敲打着工

作台面。我丁零零地按响了铃，寂静的大厅里，那声音似乎大得吓人。

巴贝罗出现在眼前，嘴里塞满了咯吱作响的东西。看到我时，他皱了皱眉。巴贝罗来自梅诺米尼，脖子粗大，以前是摔跤选手。他身上有药膏和黏合剂的味道。他只喜欢漂亮女孩，我看得出来，因为延斯非常漂亮，腿长长的，鼻子上有雀斑，他总对着她笑，那是他唯一会对着笑的女孩。

他把脚放到桌子上，哗啦啦地将一些薯条放进嘴里。“是你啊，”他说，咸味的碎片从他的嘴唇飞到了蓝色防护服上，“晚上这个点，你想要干吗？”

我从工作台上取了笔和便利条，快速写了下来，然后举起了便利条：我在这儿有多久了？

他看了看便利条，摇了摇头，“嗯，用嘴问。”

我写道：“不，告诉我。”

“不行，安静的苏，”巴贝罗弄皱薯片袋子，塞进垃圾桶里，“你必须张开那张小嘴，用大女孩的声音说话。”

巴贝罗觉得我害怕他，其实我根本不怕。我只害怕一个人，而他在很远的地方，在河流的另一边，不会到这儿来找我。

我想他找不到我，应该吧。

我另外用一张便利条写道：赶紧告诉我，你个白痴。举起便条时，我的手还是抖了一下。

巴贝罗大笑起来，牙缝里有薯片的凝块。

我眼里的火花消退了，心里的音乐变得非常大声，我离开了护士站，只觉得皮肤失去了知觉。我想按卡斯珀教的方法呼吸一下，但还是算了，那根本没用，对我来说没用，在我觉得生气，音乐声响起时，从来就没发挥过作用。此刻，我的皮肤不麻木了，但是很痒，我走啊走，看啊看，

总算恢复了，转了回来，发现巴贝罗没在笑了。他在，哦，他拉屎去了，不在。

塑料椅从护士站台弹了回来。绑着花朵的笔筒落到地上，笔顺着无尽的米黄色地毯散开。到处都是米黄色地毯，无穷无尽。我开始踢护士台，感觉很不好，因为我没有鞋，但是疼痛让人觉得舒服，所以我停不下来。巴贝罗出现了，我再次抓起椅子，他举起了双手，“冷静，你是个疯子。”他说得很轻柔，就好像他现在有点怕我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让我更加愤怒了。

我又一次举起椅子时，杜利医生出现了。

卡斯珀有没有对我失望呢，她没表现出来。她只是看着我，而我看着乌龟，那乌龟还在做自己的事情。我想成为那只乌龟，在水里安安静静的，周围什么也没有。乌龟的生活真平静！

卡斯珀说：“你昨晚问巴贝罗·布鲁斯的问题，答案是这样的：你来克里利中心有六天了。转到这里之前，你在医院治疗和观察了七天。你知道自己有轻度肺炎吧？嗯，现在还有，服用抗生素会有帮助。”

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矮矮胖胖的东西，滑到我这边来。那是一本台历。我不知道自己要看什么，但我还是看了，页面的顶端写着：四月。是四月中旬。

卡斯珀说：“你错过了克里利的复活节，来晚了那么一点点，不过也没错过太多，我们不能在精神病房周围跳大型的兔子舞，对吧？”她微微一笑，“不好意思，这个小笑话是治疗师之间说的。不过，我们有寻彩蛋的游戏。这里的感恩节会更有意思，有干火鸡、颗粒肉汁，非常美好的时光。”

我知道她是想让我高兴起来，让我说话。我把脸转向她，但一碰到

她的目光，我就觉得有该死的眼泪刺激着眼眶，所以，我转回头看着那愚蠢的乌龟。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苏醒，回到了黑暗中，一切都是那么突然。卡斯珀向前倾，“你还记得在地区医院的事吗？”

我记得那个保安和他鼻孔里浓密的鼻毛。我记得头顶上的灯光，像太阳一样明亮，哗哗的声音好像永不停歇。我记得他们把手伸到我身上，割掉我的衣服和靴子时，我想踢开他们。我记得自己的肺部那么沉重，就好像装满了泥土。

我记得心里非常害怕，担心该死的弗兰克会出现在门口，把我带走，带回种子屋，带回那个让很多女孩哭泣的房间。

我记得我哭了。我记得我的呕吐物溅到了一个护士的鞋子上，她脸色没变，一点都没变，就好像那种事对她来说已经习以为常。我希望自己的眼睛能跟她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说不出话来，她的脸色怎么会一点也没变呢？

然后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直到认识路易莎。

卡斯珀说：“不记得也没关系。我们的潜意识是非常灵活的，有时会知道把某个时间段的记忆拿掉，那是一种保护。希望这能解释得通。”我希望我能告诉她，我的潜意识坏了，因为它没把该死的弗兰克威胁我的记忆拿掉，还有在地下通道里，那个男人试图伤害我的记忆。

我踢坏的脚步指头在棉绒下方抽动，脚上古怪的短靴是杜利医生给我穿上的。所以，此刻的我走起路来，真正成了一个疯狂的怪物，头发纠缠打结，胳膊固定住了，双腿捆着，一瘸一拐的。

以后我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？

卡斯珀说：“我想你需要做个计划。”

我并不是真的想像乌龟那样，独自一人待着。我是真的想让爱丽丝

回来，但是她永远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总之不能回到她以前的样子了。还有，我真的想念米奇和丹尼男孩，甚至想念埃文和邓普，有时也想念我妈妈，尽管想念她的感觉更像是愤怒，而不是想念爱丽丝时的那种悲伤，不过那也不是真的，因为我说的悲伤，其实是内心的一个黑洞，里面填满钉子、岩石和碎玻璃，还有我再也说不出的话语。

爱丽丝，爱丽丝。

我的衣服是从失物招领箱里拿来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一无所有，并不完全是真的，因为我有样东西，只是他们不给我。我见过一次，当时杜利医生在娱乐时间让我别看电影了，到护士站来。我到那里时，他从桌子下方拖出一个背包，那是我的背包。杜利医生非常高，而且很英俊，是那种众人皆知、他自己也深深知晓的英俊，为此他的人生要容易得多。“两个男孩扔下来的，你觉得熟悉吗？”他说这话时，我看着他洁白的牙齿，满脑子空白，也为他那天鹅绒般的短发着迷。我抓住背包，放到双膝上，拉开拉链，双手伸了进去，东西还在。我抓紧了，松了一口气，这时杜利医生说：“别激动，我们把它清空了。”

我拿出自己的工具箱，那是一个军用药箱，是我和爱丽丝在西七的圣樊尚－德保罗二手店转悠时找到的，那时我十四岁。药箱坑坑洼洼的，正面大大的红十字上有刮痕，颜料被刮掉了。

工具箱里本来什么都有的：我的药膏，我的纱布，绒布袋装着的玻璃碎片，我的香烟，我的火柴和打火机，还有纽扣、手链、钱，以及亚麻布裹着的照片。

我摇了摇，盒子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往绿色背包的深处找去，黑漆漆的，空空如也。没有额外的袜子和内衣裤，没有卫生纸卷，没有装着乞讨来的现金的胶卷盒，没有装药片的塑料袋，也没有紧紧卷起来的羊

毛毯。我的画板丢了，笔袋和炭棒不见了。我的拍立得照相机也没有了。我朝杜利医生望去。

“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把东西都拿出来了，”他朝我伸出一只手。他连手都那么好看，手指修长，干干净净的指甲。我不理会，紧紧抓着工具箱和背包站了起来。“你得把包和工具箱放回去，我们会帮你保管的，直到你出院。”

他伸出手，把背包拽走了，又让工具箱从我手中滑了下去。他把东西放到桌子后头说：“不过，你可以拿着这些。”

杜利医生把那块亚麻布放到我手里，包在这块柔软织物里的，是我们的照片：我和爱丽丝、米奇，还有丹尼男孩，我们在一起，多么完美，那时一切都还没有坠入地狱。

我走开时，把照片按在自己胸口，杜利医生大声说：“那些男孩，他们跟你说对不起。”我继续往前走，心里却觉得自己停留了那么一秒。

2

我弄伤脚趾的第二天晚上，延斯来找我，我正在看照片。我用手指摩挲着，贪婪得就像我放纵自己想念爱丽丝那样。我凝视着墓地里我们四人的黑白肖像，我们摆出摇滚明星那样的愚蠢姿势，把烟叼在嘴角，丹尼男孩的兔唇几乎看不见，爱丽丝的雀斑也不明显。丹尼男孩总说拍黑白照的时候人要好看一些，他说对了。照片小小的，正方形。相机很老了，是六十年代的，最早的那种拍立得相机，外婆给我的。相机有折箱，让我觉得很酷。我们从麦卡利斯特学院旁边的相机店里找到了一些胶卷，是圆筒状的。把胶卷滑进相机，然后拍照，从一边扯出胶卷带，